

儿童小说

XIAO HE WAN WAN

小河弯弯

曹文轩 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www.poog.com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河弯弯 /曹文轩著, —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
2008.8

ISBN 978-7-221-08140-7

I. 小 … II. 曹 … III. 儿童文学 -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10204 号

小河弯弯 曹文轩 著

出版人	曹维琼
策划	远流经典文化
执行策划	颜小鹏 李奇峰
责任编辑	苏桦 颜小鹏
设计制作	曾念
插画制作	樊嵘
出版	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	贵州人民出版社
地址	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
电话	010-85805785 (编辑部) 0851-6828477 (发行部)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制	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(0534-2671218)
版次	2008年10月第一版
印次	2008年10月第一次印刷
成品尺寸	143mm×195mm 1/32
印张	3
书号	ISBN 978-7-221-08140-7
定价	10.00 元
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小河弯弯

曹文轩



NLIC2970410262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3 蓝花

35 ... 第十一根红布条

53 红葫芦

80 小河弯弯

藍 花

一

一个秋日的黄昏，村前的土路上，蹒跚着走来一位陌生的老婆婆。那时，秋秋正在村头的银杏树下捡银杏。

老婆婆似乎很老了，几根灰白的头发，很难再遮住头皮；瘦削的肩胛，撑起一件过于肥大的旧褂子；牙齿快脱落尽了，嘴巴深深地瘪陷下去，嘴在下意识地不住嚅动。她拄着一根比身体还高的竹竿，手臂上挽一只瘦瘦的蓝花布包袱，一身尘埃，似乎是从极远的地方而来。

她终于走到村头后，便站住，很生疏地张望四周，仿佛在用力辨认这个村子。

受了惊动的秋秋，闪到银杏树后，探出脸来朝老婆婆望着。当她忽然觉得这是一个面孔和善且又



有点叫人怜悯的老婆婆时，就走上前来问她找谁。

老婆婆望着秋秋：“我回家来……回家……”她的吐字很不清晰，声音又太苍老、沙哑，但秋秋还是听明白了。她盯着老婆婆的面孔，眼睛里充满疑惑：她是谁？秋秋很糊涂，就转身跑回家，把七十多岁的奶奶领到了村头。

奶奶盯着老婆婆看了半天，举起僵硬的手，指着对方：“这……这不是银娇吗？”

“我回家来了……回家……”老婆婆朝奶奶走过来。

“你出去三十多年啦！”

“回来啦，不走啦……”

围观的人慢慢多起来。年轻人都不认识老婆婆，问年纪大的：“她是谁？”

“银娇。”

“银娇是谁？”

“银娇是小巧他妈。”

“小巧是谁？”

“小巧淹死许多年了。”

.....

这天晚上，秋秋坐在奶奶的被窝里，听奶奶讲老婆婆的事，一直听到后半夜……

二

你银娇奶奶这一辈子就做一件事：给人家帮哭。这几年，帮哭的事淡了。放在十年前，谁家办丧事，总要请人帮哭的。

办丧事的人家，总想把丧事办好。这丧事要办得让前村后舍的人都说体面，一是要有排场，二是要让人觉得苦、伤心。

办丧事那天，从早到晚的，都有很多人来看。奶奶就喜欢看，还喜欢跟着人家掉眼泪。掉了眼泪，心里就好过些。

谁家的丧事办得不好，谁家就要遭人议论：“他家里的人都伤心不起来，一群没良心的。”其实呀，也不一定是不伤心，只是那一家子没有一个会哭的。要让人觉得伤心，就得一边哭一边数落。有人就不会数落，只知道哭。还有一些不知事理的人，平素就不太会说话，一哭起来，就瞎哭了，哭了不该哭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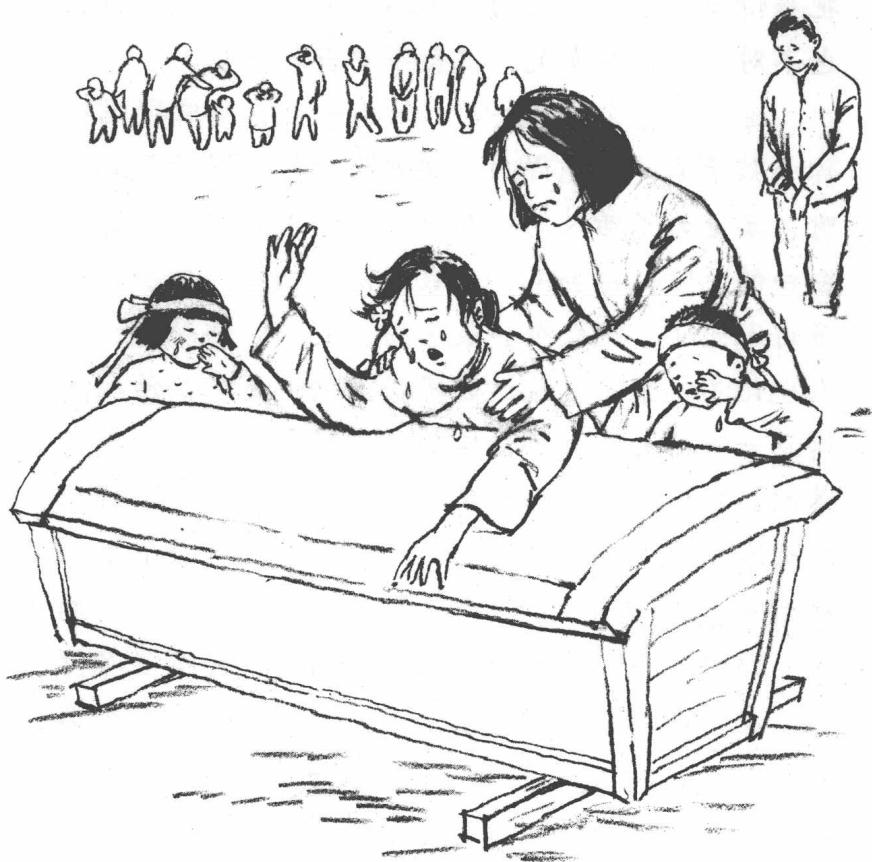
好几年前，西王庄周家姑娘死了，是瞒住人打

胎死的，是件丑事，是不好张扬的。嫂子是半痴人，却当了那么多人的面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数落：“我的亲妹妹哎，人家打胎怎么一个个都不死呢，怎么你一打胎就死呢？我的苦妹子……”被小叔子一巴掌打出丈远：“死去吧你！”有人倒不至于把事情哭糟了，但哭的样子不好看，怪，丑，声音也不对头，让人发笑，把丧事的丧给破了。

这哭丧怎么那样要紧，还有一点，你晓得吗？你小孩子家是不晓得的。奶奶告诉你：说是哭死人呀，实是为了活人的。人死了，可不能就让他这么白白的死呀！得会哭，会数落死人一生的功德。许多好人死了，就缺个会数落的，他一生的功德，别人也记不起来了。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死了，活人没得到一点好处，多可惜！如果能有个会哭的，会数落的，把他一辈子的好事一一地摆出来，这个好人就让人敬重了，他家里的人也就跟着让人敬重了。碰到死去的是个坏人、恶人，就更要会哭会数落了。谁也不会一辈子都做缺德事的，总会有些善行的。把他的好事都说出来，人心一软，再一想人都死了，就不再计较了，还会有点伤心他死呢！觉得他也不是个多么坏的人，他家里的人也就从此抬起头来了。

就这么着，一些会哭的人，就常被人家请去帮哭。你银娇奶奶哭得最好，谁家办丧事，总得请她。

村里人知道她会哭，是在她十六岁的时候。她十三岁那年秋天，到处是瘟疫。



那天，早上刚抬走她老子，晚上她妈就去了。
苦兮兮地长到十六岁。

这年春末，村西五奶奶死了。下葬这一天，儿女一趟，都跪在地上哭。人就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哭，指指点点地说谁谁哭得最伤心，谁谁肚里苦水多。你银娇奶奶就打老远处站着。这五奶奶心慈，把你没依靠的银娇奶奶当自己的孙女待。在你银娇奶奶心中，五奶奶是个大恩人。这里，五奶奶家的人哭得没力气了，你银娇奶奶过来了。她扑通一声，在五奶奶棺材前跪下了，先是不出声地流泪，接着就小声哭，到了后来，声越哭越大。她一件一件地数落着五奶奶的善行，哭得比五奶奶的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子、孙媳妇都伤心。她趴在五奶奶的棺材上哭成个泪人，谁都劝不起她来。哭到后来，她哭不出声来了，可还是哭。在场的人也都跟着她哭起来。

打那以后，谁都知道你银娇奶奶哭得好；谁家再有丧事，必请你银娇奶奶帮哭。

不过，没有几个人能知道你银娇奶奶怎么哭得那么好。她心里有苦，是个苦人……



三

银娇奶奶回来后，出钱请人在小巧当年淹死的小河边上盖了间矮小的茅屋。从此，彻底结束了漂泊异乡的生活。

秋秋常到银娇奶奶的小屋去玩，有时她与奶奶一起。每逢这时，她就坐在一旁，静静地听着两个老人所进行的、用了很大的声音却都言辞不清的谈话。看她们的脑袋失控似的不停点着，晃动着。有时，她独自一人去。那时，她就会没完没了地向银娇奶奶问这问那。在秋秋看来，银娇奶奶是一个故事，一个长长的迷人的故事。

银娇奶奶很喜欢秋秋，喜欢她的小辫、小嘴和一双总是眯着眼睛。她常伸出粗糙且颤抖不已的手来，在秋秋的头上和面颊上抚摸着。有时，银娇奶奶的神情会变得很遥远：“小巧，长得是跟你一个样子的。她走的时候，比你小一些……”

秋秋一有空就往河边的茅屋跑。这对过去从未见过面的一老一小，却总爱在一块儿待着。秋秋的

奶奶到处对人说：“我们家秋秋不要我了。”

“你到江南去了几十年，江南人也要帮哭吗？”
秋秋问。

“蛮子不会哭，说话软绵绵、细声细气的，哭不出大声来，叫人伤心不起来。江南人又要面子，总要把丧事做得体面，就有不少江北的好嗓子女人到了江南。有人家需要帮哭就去帮哭；没帮哭活时就给人家带孩子、缝衣、做饭，做些七零八碎的杂活。江南人家富，能挣不少钱呢。”

“你要挣那么多钱干吗？”

“盖房子！盖大房子，宽宽敞敞的大房子。”

“怎么没盖成？”

“盖成了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离这儿三里路，在大杨庄。”

当秋秋问她为什么将房子盖在大杨庄，又为什么不不住大杨庄的大房子却住在这小茅屋时，她不再言语，只把眼睛朝门外大杨庄方向痴痴地望，仿佛在记忆里寻找一些已几乎逝去的东西。不一会儿，秋秋听到了她一声沉重的叹息。后来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她总沉默着。

秋秋回到家，把这番情景告诉奶奶，并追问奶

奶这是为什么。

奶奶就告诉她：“那时，你银娇奶奶帮哭已很出名了。谁家办丧事，方圆十里地都有人赶来看她哭。她一身素洁的打扮，领口里塞一块白手帕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插朵小蓝花。帮哭的人总要插一朵小蓝花。她来了，问清了死人生前的事情，叹口气，往跪哭的人面前一跪，用手往地上一拍，头朝天仰着，就大哭起来。其他跪哭的人都忘了哭，直到你银娇奶奶一声大哭后，才又想起自己该做的事情，跟着她，一路哭下去。你银娇奶奶的长哭，能把人心哭得直打颤。她一口气沉下去能沉好长时间，像沉了一百年，然后才慢慢回过气来。

“她还会唱哭。她嗓子好，又是真心去唱去哭，不由得人不落泪。大伙最爱听的，还是她的骂哭。哭着哭着，她‘骂’起来了。如果死的是个孩子，她就骂：‘你这个讨债鬼呀！娘老子一口水一口饭地把你养这么大，容易吗？你这没良心的，刚想得你一点力，腿一蹬就走啦？你怎么好意思哟！’她哭那孩子的妈妈怎么怀上他的，怎么把他生下来的，又是怎么把他拉扯大的。哭到后来，就大‘骂’：‘早知道有今天，你娘一生下你，就该把你闷在便桶了……’假如死的是个老人，她就‘骂’：‘你个



死鬼哎，心太狠毒了！把我们一趟老老小小的撇下不管了，你去清闲了，让我们受罪了！你为什么不把我们也带了去呀！你害了我们一大家了……’

“这么一说，这么多人跑这么远的路来听你银娇奶奶哭，你也就不觉得怪了吧？

“就在这听哭的人当中，有一个大杨庄教小学

的小先生。

“那个人很文静，脸很白，戴副眼镜。他只要听到你银娇奶奶帮哭的消息，总会赶到的。他来了，就在人堆里站着，也不多言，不出声地看着你银娇奶奶。每次帮哭之后，你银娇奶奶总像生了一场大病，脸色很难看，坐在凳上起不来。听哭的人都散去了，她还没有力气往家走。那个小先生总是不远不近地跟着。你银娇奶奶上路了，他就在她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，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。后来，你银娇奶奶就跟他成家了。

“那些日子，你银娇奶奶就像换了一个人，整天笑眯眯的，脸色也总是红红的。孤零零的一个人，现在有家了，有伴儿了，还是一个识字的、爱用肥皂洗面孔的男人。她自然心满意足。那些日子，她总是想，不能让他跟着她过苦日子，就四处去帮哭。可也不会总有帮哭的事，其余时间，她就帮人家做衣服，纳鞋底。

“后来，她生了一个闺女，叫小巧。等小巧过四岁生日，她跟他商量：‘我们再有些钱，就能盖房子了。我想去江南，高桥头吴妈她愿意带我去。你在家带小巧。’她就去了江南。

“两年后，她带回一笔钱来，在大杨庄盖起了